

聂耳创作国歌的灵感，在这里萌发

没有烈士血，何来遍地红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祖国大地山河巨变，人民生活蒸蒸日上。饮水思源，我们不会忘记，共和国的旗帜是红色的，是千千万万先烈用热血染红的。“红色”是刻骨铭心的记忆，是为国为民的赤诚，是坚定不移的主义。回望来路，为了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多少英烈身陷囹圄不改其志，多少英烈刑场就义视死如归。在历史的天空中，英烈是最闪亮的星辰，始终指引前进的方向。

“拼将五尺头颅血，争得神州遍地红。”90多年前，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兼军委书记、年仅29岁的傅烈被捕，面对敌人的残酷刑罚坚贞不屈、从容就义，留下两封感人肺腑的“绝笔书”。感悟泣血的文字，无尽的缅怀与崇敬涌上心头。

见字如面，难忘烈士豪气云天的英雄品格。谁无父母妻儿，谁不恋青春年华，可傅烈在信中却说“我这次牺牲并不出乎意外，父亲不必过于悲伤”。对死亡的淡定与对革命的坚贞集于一身，壮哉，傅烈！

抱定必死的信念，取求必胜的结果，这是一位革命者的“大情怀”。革命到底，奋斗到底，傅烈用自己短暂而耀眼的一生践行了共产党员的初心和誓言。

“要继承我的遗志，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这是临刑前傅烈写给妻子的话。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想的仍然是“奋斗”。决绝的背后是革命者的“大情怀”。革命到底，奋斗到底，傅烈用自己短暂而耀眼的一生践行了共产党员的初心和誓言。

梦想之路从来不会一帆风顺，无论干什么都离不开一股拼到底的劲儿。只有坚定“志不改、道不变”的信念，保持永久奋斗的志气，才能干一件成一件。个人如此，我们党于革命、搞建设、抓改革更是这么一路走过来的。重温烈士遗书，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出发。以英烈为镜检视初心、抖擞精神，传承红色基因，牢记肩头使命，我们才能在新的奋斗征程上步履稳健，开创无愧于先辈、无愧于时代的新奇迹。

新华社记者 吕超

新中国峥嵘岁月

从“和风细雨”到“急风暴雨”

1956年起，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急促完成，一些社会矛盾突出起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指出要警惕和防止干部特殊化，酝酿开展全党整风。

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明确提出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毛泽东的讲话为全党整风作了思想发动。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广大群众、党外人士和党员积极响应号召，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以及党政干部的思想作风提出了大量有益的批评和建议。

但在整风过程中，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这种情况引起党的警惕。5月中旬毛泽东写出《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标志着中共中央的指导思想开始发生变化。全国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反右派斗争猛烈地开展起来，直到1958年夏基本结束。

由于当时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和判断，导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把一大批人错划为“右派分子”，误伤了许多好同志、好干部和同党长期合作的朋友。许多同志和朋友因而受了长期的委屈、压制和不幸，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不但使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和党的事业的损失。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全面拨乱反正，被错划的“右派分子”都得到了改正。

新华社北京9月16日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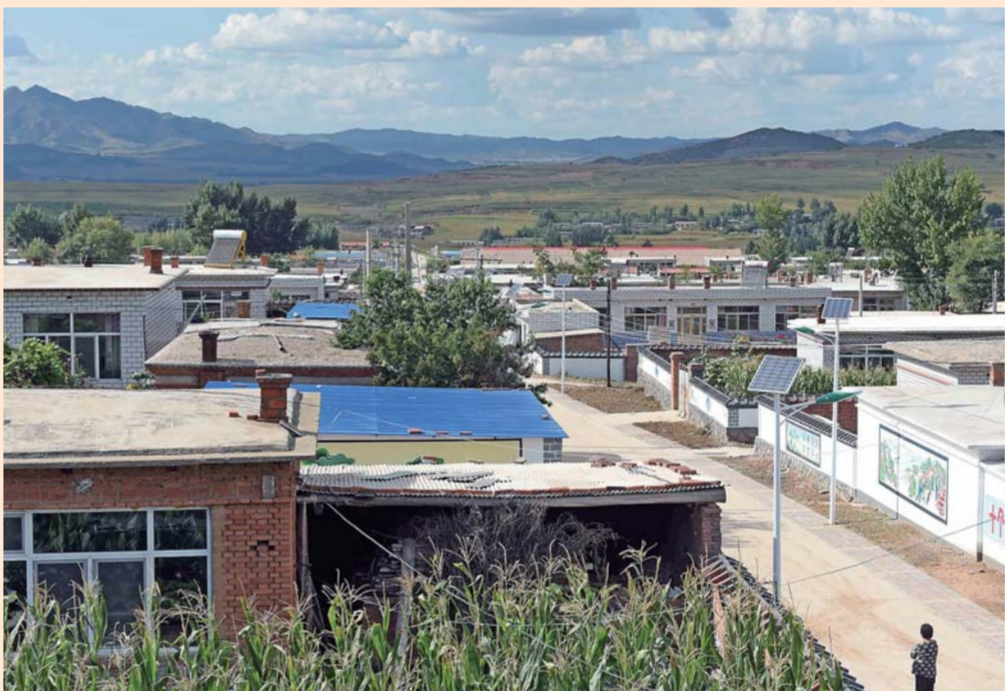
▲这是聂耳像(资料照片)。



▲图为四家子镇的聂耳慰问纪念馆。石柏令供图



▲《义勇军誓词歌》的词谱。石柏令供图



▲四家子镇南大新村新貌。抗日战争时期，侵华日军将当时周边300多名村民驱赶至内蒙古敖汉旗四家子镇南大新村进行强制性管理。如今南大村的新面貌展现眼前。新华社资料片

歌的作曲者、伟大的人民艺术家历史上曾经踏足敖汉，已经是足够惊喜的成果，更没想到的是，随着研究不断深入，他发现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灵感和素材竟然也与这次慰问直接相关。

让我们再次回到86年前的四家子。查阅后开始慰问，按照一二三营的建制轮流进行，刘凤梧便指挥正在等待的三营战士唱起部队流传的战歌。

据刘凤梧的儿子、锦州市东北义勇军研究理事会的副会长刘生林转述，嘹亮的歌声吸引了聂耳的注意，他跟随慰问团联络副官高鹏来到队伍前。

高鹏指着聂耳对刘凤梧说：“这位是上海爱国音乐家聂耳同志，他和上海爱国学生来慰问你们。”聂耳操着南方话说：“大家唱歌的调子是满江红，用东北话唱的歌词我听不懂。你们唱的是啥曲子？”

刘凤梧误会了聂耳的话，专门纠正说：“我们唱的不是‘傻子歌’，是‘义勇军誓词歌’。”说着话，他从兜里掏出一张写有“义勇军誓词歌”歌词的传单，递给聂耳。

聂耳大声地朗诵：起来！起来！不愿当亡国奴的人！家园毁，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留着头颅有何用？拿起刀枪向前冲！冒着敌人枪林弹雨向前冲！携起手，肩并肩。豁出命，向前冲！用我们身体筑起长城。前进啊！前进！前进！豁出命来向前冲！前进啊！前进！向前进！杀！杀！杀！

《义勇军誓词歌》原是抗日义勇军大会上的“誓词”，士兵加入义勇军前要宣誓，敢抛头颅洒热血，敢用身体筑起长城的人才能成为义勇军。后来共产党员王立川将“誓词”填入古曲满江红，教全军将士学会这首歌，在行军和操练中广泛传唱开来。

聂耳激动地拿出小提琴，拉起“满江红”的曲调，刘凤梧指挥战士们随着琴声高唱起来。随后，聂耳和学生们向战士们分发写有“慰问慰问，收我东北山河”字样的慰问袋。

石柏令于2008年采访到出生在四家子五马沟村的魏振鹏老人，也印证了这一情景。

魏振鹏生于1913年，2008年时他已经95岁。据他回忆，当时刚过农历二月二，第二天有一队抗日义勇军(即义勇军)骑兵来到了四家子，集中在四家子街西南河边的空地上操练，随后来了几辆汽车，下来百十人，还有一种机器“哗哗响”能把人像拍下来，后来知道叫摄影机，当时拍了骑兵部队出操、吹号、唱歌、骑马奔跑的画面。“后来一个人还拉着洋琴教围观的学生们唱义勇军的歌，教了几遍学生们都不会就算了。”

慰问团结束时，附近传来日军的炮声。为了慰问团的安全，白化指挥骑兵部队阻击，除张慧冲兄弟留下拍摄义勇军的战斗场面，慰问团大部分人员撤退，离开时聂耳带走了这张《义勇军誓词歌》传单。

站在当年阻击日军的青沟梁上，虽然已经看不到战争痕迹，但群山之间，仿佛还回荡着激烈的枪炮声，以及《义勇军誓词歌》悲壮激昂的旋律。

国歌的创作与诞生

创作一部中国式的马赛曲，一直是聂耳的一个愿望。1935年，田汉创作完《风云儿女》的文学剧本后被捕，后由夏衍完成电影剧本，党支持下的电通公司完成拍摄。聂耳主动请缨为电影谱曲，只用两天时间便写出了初稿，随即因躲避追捕到了日本。

在那里，他有感于所见所闻，迅速将歌曲定稿寄回国。曲谱上只写了“进行曲”三个字，作为《风云儿女》电影的投资者，朱庆澜又加了“义勇军”三个字。

影片播出后，《义勇军进行曲》很快就成为了当时中国最著名的抗战歌曲。1935年7月17日，年仅23岁的聂耳在日本不幸溺水身亡，《义勇军进行曲》也成为了他短暂一生中最后一个作品。

在上海国歌展示馆中有一段解说词，对聂耳这样评价：“聂耳的歌曲，来源于他长期观察体验悲愤的民情和抗日救亡情绪凝聚的必然。”那么《义勇军进行曲》和那首聂耳在四家子慰问抗日前线义勇军时听到的《义勇军誓词歌》到底有哪些关联？

刘生林研究后发现，《义勇军誓词歌》与《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中有很多相似之处。《义勇军誓词歌》的第一句是“起来！起来！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义勇军进行曲》的第一句是“起来！不愿当奴隶的人们！”两句话用词相似；《义勇军誓词歌》的第二句是“家园毁，山河破碎，民族危亡！”《义勇军进行曲》的第三句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两句话意思相似；《义勇军誓词歌》的第四句是“冒着敌人枪林弹雨向前冲！”《义勇军进行曲》的第七句是“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两句话的用字和意思相似；《义勇军誓词歌》的第七句是“用我们身体筑起长城！”《义勇军进行曲》的第二句是“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两句话的用字和意思也相似；《义勇军誓词歌》的最后两句和《义勇军进行曲》的最后两句都重复使用了“前进！”用词几乎完全相同；《义勇军誓词歌》的第五句是“携起手，肩并肩。”《义勇军进行曲》的第六句是“我们万众一心。”两句话用词不同，意思相似。“两首歌的歌词从主题、内容到具体的词句、韵律、格式、用字等方面都有诸多的相似点，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刘生林说。

石柏令研究大量文献认为，田汉是聂耳入党介绍人，期间两人来往密切。田汉的弟弟田洪1983年12月15日在《湖南日报》上发表的文章提到：“《义勇军进行曲》词曲定稿，自始至终，都是聂耳和田汉一起进行的……”聂耳得到《义勇军誓词歌》后，回去和田汉进行交流是有可能的，对田

汉后来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有所影响，也是顺理成章的。

杜重远的女儿杜毅在给石柏令的回信中写道：“聂耳在热河四家子慰问义勇军时获得了一首《义勇军誓词歌》，此歌的歌词与后来的《义勇军进行曲》多有相近，我们认为田汉、聂耳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是受此歌曲影响的，从广义上说，国歌是从敖汉四家子走出去的，具有依据。”

王化一三子王兴也认为，“慰问中，聂耳听到义勇军所唱的《义勇军誓词歌》，很感兴趣，指挥战士高唱并记录下来，至今在他同田汉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中，仍可以看到《义勇军誓词歌》的影子，这正是文艺作品来源于生活的体现。”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后，历经“一二·九”运动学潮、抗日战争的烽火、解放战争的硝烟，传遍祖国的大江南北，甚至在全世界传播开来。抗日战争期间，美国黑人歌手保罗·罗伯逊听到《义勇军进行曲》后非常喜爱，不仅用英语四处演唱，还在莫斯科举行的纪念希普金诞辰150周年大会上用汉语演唱过。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正式制定之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10月1日，盛大的开国大典上，《义勇军进行曲》紧随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宣告响彻天安门广场。

2004年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这也意味着，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正式成为国歌，并被赋予宪法地位。

不朽的《义勇军进行曲》，因其诞生的特殊时代、发挥的特殊作用，而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旋律，谱写出中华儿女“一寸山河一寸血”的英雄史诗，宣示着中华民族的血性与尊严。岁月不居，但中华民族的坚强意志和不屈斗志不会磨灭，中华儿女的爱国情怀和民族精神始终不改，伴随着雄壮的国歌，中华民族正不断迎来新的辉煌。

2014年，四家子镇党委政府立了一块石碑——聂耳慰问义勇军旧址。目前，敖汉旗在此规划建设一块“国歌广场”，打造红色旅游，传承民族精神。

站在这片安静祥和的土地上，回溯曾经的国破家亡，感受艰苦的抗日斗争，愈发体会到新中国成立70年来国家强大、民族兴盛的珍贵和自豪，体会到爱我中华、奋发进取的责任。当《义勇军进行曲》激昂的旋律响起，每个人都充满了无尽的力量：“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前进！”

86年前，就在侵华日军步步进逼的炮声中，聂耳来到内蒙古敖汉一个偏僻小镇——四家子慰问敖汉旗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石柏令发现，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灵感和素材与这次慰问直接相关

本报记者于长洪、张云龙、任会斌、安路蒙

金秋九月，神州大地一派丰收景象，祖国山河洋溢着喜庆气氛。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义勇军进行曲》无数次响彻大江南北，“起来，不愿当奴隶的人们……”每当听到熟悉的旋律和激昂的歌词，每一个中华儿女就会感到无比的自豪。

国歌与国旗、国徽一样，是祖国象征，是民族之魂。为什么《义勇军进行曲》充满催人奋进的力量，为什么是“义勇军”的进行曲，聂耳和田汉的创作灵感又来自哪里？

在与辽宁省交界的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南部的群山丘陵中，坐落着一个偏僻的小镇——四家子，这里莲花山静穆伫立，小凌河蜿蜒而过。86年前，就在侵华日军步步进逼的炮声中，伟大的人民作曲家聂耳在这里参与了一次前线慰问，不仅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战士气，也牵出与国歌的一段往事。

聂耳到抗日前线慰问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东三省很快沦陷。民族危亡之际，中共满洲省委发表了抗日宣言，东北各阶层、广大爱国民众不甘屈辱，各地纷纷自愿组成抗日铁血军、抗日救国军、抗日自卫军、大刀会、红枪会等，抗日烽火连绵不绝。但由于各自为战，一直未形成有效的抗击。

在共产党的参与下，1931年9月27日由高崇民、阎宝航、王化一、杜重远、卢广镇等在北平组成“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1931年11月底，朱庆澜在上海成立了“东北义勇军后援会”，后在北平改称为“辽吉黑热民众抗日后援会”，“救国会”和“后援会”两个机构合署办公，“后援会”主要募集抗日资金，“救国会”指导军事训练和对日作战，在两会的基础上成立了“东北抗日义勇军司令部”，由朱庆澜担任总司令。此后，东北各路抗日武装统称东北抗日义勇军，司令部把分散的义勇军部队进行整编，组建成统一的战斗序列部队和统一番号。

义勇军部队迅速发展壮大，一年内总人数发展到30万人，东北大地到处响起了义勇军抗日的枪声和马蹄声。但由于武器装备差，作战素质低，在日军的各个击破和集中围剿中，义勇军主力被击溃。1933年2月，日军开始进攻热河，“热河抗战”和“长城抗战”开始，部分东北义勇军也向热河边境打边鼓。

正值严冬季节，东北义勇军缺少弹药、棉衣、亟需补给。1933年2月，“救国会”和“后援会”朱庆澜、杜重远、王化一等人组成慰问团(对外称考察团)，筹集大量物资，从上海出发赴东北热河慰问。朱庆澜、杜重远都是著名的爱国人士，杜重远、王化一与高崇民、阎宝航等并称为“东北抗日七杰”。杜重远后来受周恩来指派为新疆工作，被军阀盛世才杀害；王化一是长期战斗在隐蔽战线的中共党员，后任国务院参事。慰问团还组建了一支“前敌摄影队”，由爱国热血青年张慧冲和弟弟张惠民负责拍摄。

慰问团组建时，杜重远动员了当时在上海“左翼戏剧家联盟”、年仅21岁的聂耳参加。聂耳1930年从云南来到上海后，先后进入“明月歌舞剧社”、联华影业公司工作，1933年1月，聂耳由田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次慰问团，聂耳十分期待，他在1月31日的日记中记载：“我想，此次若能随这考察团一趟，相信可得不少材料。”

2月26日上午10时许，聂耳跟随朱庆澜、杜重远、王化一和张慧冲等百余人乘6辆卡车，携带枪械弹药、棉服等慰问品到达四家子。此时，义勇军第二军团骑兵旅第一团一、二、三营也刚从敖汉贝子府、下洼等地来此集结，带队的旅长正是共产党员白乙化，后来他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十团团长，开辟了丰(丰宁)、滦(滦平)、密(密云)抗日根据地，1941年在一次对日作战中英勇牺牲。由于义勇军总司令朱庆澜亲临现场，因此慰问团先进行了部队检阅。

今年96岁的四家子镇八家村老人冯阔清，对86年前的那次检阅慰问活动至今印象深刻。他回忆说，那天刚吃完早饭，河边来了六七十个大家伙，比大马车多两个轱辘，人们说叫汽车，一车能拉三四十人，很多老百姓围着看。“我们上到西河坎上，坡下的骑兵都排着队唱歌，又过了一会，几百号骑兵开始举着旗，喊着打马奔跑，河滩上尘土飞扬，那阵势从来没看过。”

这一场景当时被张慧冲等人拍了下来，永久地保存在纪录片《热血血泪》中。后来，抗日义勇军骑兵部队冲锋的画面还被用在电影故事片《聂耳》中。“影片中骑兵冲锋的镜头，就是1933年2月慰问团检阅骑兵时拍摄的我们骑兵部队，战士高举的战旗是我营的战旗，前面那个骑白马的人就是我。”时任义勇军第二军团骑兵旅三营营长刘凤梧生前回忆说。

聂耳发现《义勇军誓词歌》

敖汉旗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石柏令是最早关注聂耳到四家子慰问的研究者之一，聂耳作为国